

存復齊文集

文集卷之四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縣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聰彥輝校正

鄭俠際詩傳序

蕭曰：予發氏携宋鄭俠際先生詩傳訓話謂德潤曰：此書皆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為此書其間摘詩傳之詞隱辨事物之名義真所謂發諸儒之所未發者於此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惡按惡溪黃氏謂文公與氏因雪山王公質決際鄭公無去羨刺以言詩入當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

時明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
書之有補於學者噫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鑿
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其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
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條然明白今考
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運南渡後李
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岷隱嚴莘谷諸先生又各自
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
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
詠之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敘之音樂者仍按周
禮大師謂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
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虫魚之辨五音

六律六呂之所諧誠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發明
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為雀之角以龍
角之合為二角之衛露彼管茅非雨露之露有豕白
蹄為江豚之豕溺之風雅頌為四器十二器之聲合
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厘析豈非詩
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
得焉蓋朱氏之學博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義
詳學者不可不兼訪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
則斯傳也當相為引用而詠詠之豈非後學之所深
願歟至元改元清明前一日後學朱德潤序

臨川曾氏郊祀禮序

臨川曾氏之族孫元明以其八世祖文定公之郊祀
遺文繼述成書將上諸朝且俾德潤訂其成式而序
之謹按宋元豐諸儒詳定禮文陳密學襄請夏冬奉
二祀李尚書清臣請用漢五祀之制宿廟以告宿北
郊以祭宿南郊以祀王尚書存請以孟冬純陰之月
分祀陸左丞佃請即圓丘之北以別祀地概自是而
或請合祭或請多祭或請攝祭動累千數百言符以
禮文繁多國費不給故蘇文忠執以為宜從舊制而
元明之役八世祖文昭公子開以為宜損儀德而文
以役躬事之實礼今元明之壽蓋如是說而數暢之

者也遂以其次第定為有司行事之條目而節其大
禮之繁文摘古制之要宜於今者而列諸篇是亦善
用其心也已先儒謂天地異位禮樂異數陰陽異宜
昏明異類天子裘冕有制臣下章服有等園丘八陛
郊特用牲而燔柴之誠掃地之質蒲越之潔陶匏之
古嘉穀孤竹之和其制備矣至於度數之詳則又見
於陳博士之所集儀禮抑何言焉夫天體至大而
無外故萬物本乎天人性至善而無雜故人本乎祖
天一位也無自饗之禮焉故以祖配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此其義也天序循環陽復於子故冬至祀天
就陽月也南郊圓丘就陽位也升經以氣達祈神銘

也奏樂而不高祀神和也。嗚夫古制既遠後世繁文
刻禮以為煩民之舉而不用其質吾於曾氏之書有
感焉說者為礼有隆而無殺愚謂事天之禮不可殺
也凡出入儀衛行宮太次之禮可殺焉百官有司庶
補錫賚之恩可省焉雖然世泥循習久矣是書之出
愚猶恐夫不樂於從古者以為駭也元明能以其宜
於今者而成書其心可行也已善乎。德曰時為重曾
氏之論有合焉至元後二年十月望宋德潤序

集清畫序

自齊犧氏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因龍馬負圖以畫八
卦象在其中矣故蒼頡作書之義與畫體同而文異

蓋自鳥跡既茫如小篆日之為日川之為川
山之為山蟲之為蟲母之為冠類皆象其物形而
製字蓋字書者吾儒六藝之一事而畫則字書之一
變也周官教六書二曰象形其義著矣後世以楷易
隸以隸易篆然猶有左畫圓右畫方之意焉僕少小
喜作書盡至日沐月漬不覺為玩物喪志之習今屢
為人事取乃故罷不能然於風和日明傍花隨柳之
時觀山川林壑遠近之勢感春夏草木榮悴之變朝
清而夕昏遠淡而近濃憑高覽遠足以樂天真而
適興焉亦秘書尹君從善質淳而義氣清而且好
古博雅暇日求諸名勝作為繪事以寓遊覽之意可

謂其於清事者矣故爲本其義題曰集請而圖之於

左 友山詩序

莊燕高堯臣氏嘗以石山置其座隅集賓勿而言曰
自淳風移而友道廢吾欲與山爲友而思夫靜默不
移之君子以爲久敬於是作爲歌詩復游於西山之
西而寓意焉德潤曰吾聞古所以求友者合志而同
方有不合則諄聞間言不疑違則在官有一心以輔
仁不達則責善於草野必盡其平生然後已君何以
山爲堯臣曰古人不可見矣今夫閒居杯酒咲歌劇
談若見其肺肝者忽焉患難而不扶臨利而擠奪皆
毀而妬能者有矣維山也至高而有止至大而有仁

近之不見其後遠之不知其疎吾嘗以至靜之理不
言而叩之山而默然而領吾心之悅也葱蒨而呈巖
吾極其樂而枕泉漱石有松籟鳥鳴相與倡和足以
供吾情心之憂也雨霧晦冥草木搖落有猿狖夜嘯
若替吾愁披軒窓以相迎緋白雲之去留若斯之友
吾安能去此而交諸德潤聞斯言而是之且盡其辭
曰戲古人逝莫留溥原離滃風淖矧言貌吾肯由道
不同不相與謀安得義如管鮑派矢生死永無尤富
貴不耻貧賤儔古人心一片石涅不淄磨不磷又胡
止壑與丘刪吾杖判吾屐授友山其邀遊

送和九思之紹興路同知任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法有盡而情無窮惟德足以感之禮有隆殺之實具而不在于文也國朝典章具定而禮制或有未盡者士之臨政出治當原人情而以法意行之庶幾德禮之事也歟且以婚喪二禮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則親迎以樂士子之家當先齋戒告廟然後為酒食以會親友是為情文之稱而禮之實也古者婦為姑之喪舅在則齊衰期今則婦為舅姑之喪斬衰齊衰皆三年而飲食燕樂如常日士子之家當致齋敬事三年如初是為情文之稱而禮之實也噫世變風移有不止於是者寔關邦國

之法爲至正三年秋理問和侯九思除同知紹興路
事且將推朝廷愛民之意而以德礼行之撫字焉仍
得太守達公蕪善首新其政自經畧始分田授役使
十畝之家不得詭隱而逃百畝之家無足食以自存
此方今之要務官雖無定制以多寡之今則使民得
安耕而無幸免者此法意所施之驗也其它如行鄉
飲以教民讓去妓樂以教民淳皆善政也九思當率
是而行之可也雖然臨民者念慮有所不盡而民情
多變吏爲之隱尤不可不慎焉至若苟卿所謂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弗治九思之聰明固非僕敢擬
而太守亦舊知僕者也敢不以是言請外之治民內

之事君終始若一惟侯勤之他日政成太守與和侯
又將羽儀朝端冠冕士類又豈止於為郡今姑以治
郡言而太守倡之於前而九思成之於後則越民可
慶矣豈惟越民可慶百尔在官率是而行之天下可
慶也僕敢不為九思慶

送延平學錄序

自黨庠術序之制施於中世而成均之官亦隨時更
革宋嘉祐初侍講胡公瑗管勾太學始選諸生之端
謹者補正錄及熙寧元豐間內外舍生增益至二千
四百員有奇判國子監李公定乃請選試外舍生禮
宗益以校書郎充學錄則學錄始命官也其職掌佐

學正考察籍記諸生之行藝而糾正之元祐三年又
以上舍內舍生為之至崇寧元年分太學正錄二員
以隸外學由是郡學亦稍以齋生充補國朝初外郡
府學惟教授命官而正錄以下悉從各學推選繼又
從提舉學校官選委充小學諭而後陞正錄至大中
乃例以直學後滿陞授至正初元朝廷復科舉興文
學臺憲官以謂直學職掌金穀而輒登師儒之席乃
別選行藝生舉以充諭錄焉太原郭君桓仲實預茲
選三年遂調延平路學錄於是吳人喜為之賀且為
詩以壯其行而俾朱德潤為之序引傑於是而有感
焉延平舊俗尚氣而率自龜山楊公以二程之學倡

於東南傳之延平李公故徽國朱文公遂精其義繼以廣其傳其學究天人性命之理明綱常道德之要繼而泰溪康公德明連對游公敬仲講學於文公之門遂以其學一變鄉俗至今踰多學者皆謂公遠矣凡官是邦者誦其書聞其遺教其可不與承學之士勉其規式循其教令以稱其職乎桓仲駟敏士也職於其邦之學其能求諸公之所以學於師友者而學焉則亦吾黨之所望也則亦憲臺舉拔之初意也取不序而送之

送馬清風道人北游序

列禦寇學老子而不似老子言西方之人而不言佛

察造化輕死生寓言有無處世若不可羈者視抱朴
子專言道引房中為勝然今人學其學者特少毗陵
馬清風幼志於道長即出家游方外飄然無拘羈往
年之五臺參雪庵老得一死字且莫究之不輟又之
淮南參一悟師然後若有所悟予嘗扣其所學則言
性命之宗物我俱忘出無入有而莫可準繩之今馬
君挾其所有而北游亦莫知其所止且請序說於予
噫予聞之天之所命於人者性也所賦於人者理也
所成乎人者氣與形也循而行之之謂道有得於心
之謂德近而求之不出乎日用之常以言其精微自
非聖人莫能也已今馬君欲行其道者能不出乎方

寸虛靈之中斯可矣何必欲離形去智謝絕生死則
雖足窮萬里吾未知其遇至人於何所也今姑以其
所往而記其姓者則汝大江沂淮泗踰襄樊至新陽
之五祖濠梁之老彭歷陽之許由壽陽之梅福臨淮
之華佗穀城之黃石臨汝之崆峒維山之子晉皆昔
之成名者矣遠而之它弗暇論矣大抵人生天地間
有生則有死若旦暮然一氣之消息也惟其有生死
所以生生而不窮原始及終此其道也今馬君北游
而遇異人有異說吾弗敢知矣因書以送之

送長洲敬諭序

古者諸侯三泮宮於都而下迨族師黨正州長六皆

有學若今之外郡自教授以下縣特設教諭一員得
專領教事蓋朝廷備教養之制而其方則存乎其人
也近世為學不言教養不備而學官代去急如次舍
故綴學之士無不能終其業偶得賢諭切磨常業俾
教有方而養有素則多幸矣至正三年秋長洲學諭
吳君季實秩滿代去諸生有懷來之惜豈非能盡教
養之方乎僕於是而有感焉學校之設三代以還自
國之養老教胄子鄉飲射合樂以至受成詛囚之事
無不在學此士之所以學於學也而必養之以成其
六德教之以精其六藝又必使其學之所自於是
有擇菜魚幣之禮於先師而無廟祀也廟祀蓋始於

梁世用淳屠之法近代因之恬不為異今則典學者以備造祠像為先務而以教養次之是可嘆也已吳君之來始登儒席即以教養為先其學淳其文雅足以範後進而又能謹身擇友故縣庠士之優芳皆得其所而有司每有撰述則長洲學為最是豈非賢論也乎於其行吳人士為詩以歌之而德潤為之序引送海道鎮撫莫侯北歸序

國家歲漕東南諸郡糧三百萬石其轉輸之程文移之制在一漕運府而已漕府所轄運戶幾數萬人其官給之直甲戶之當所司在七所而已曰崑山崇明常熟江陰等是也其所以控制七所而能闕決之者

又特一鎮撫所而已按職制所官皆五品而鎮撫獨
得控制諸所者以其無漕運之程而有理禁戢暴之
舉也故常以鎮撫得其人則歲漕寧安扶耆綱維而
已苟非其人則漕功方興而前難後鉅不無公私煩
勞威福自用蓋傍流之民習俗儉嗇難制為擾必不
直之則鉅重法不能禁况有徵而擾之耶濮陽莫侯
公輔來為鎮撫之數月吏書其時民懷其惠漕府亦
賴其材而事以焦然侯性介潔非其道一介不取諸
人以故無從阿苟合之舉蓋侯自初學律於臺即凡
廉能之習一聞一見皆識於心為終身之用故其官
在倉官在司稅皆以廉稱稍不合則棄去無留難

意今控制方新而侯軒以告老辭然職制年非七旬
不得謝也而侯將以是請歸老其鄉蓋其自趣尔而
事有不齊孰能褒而留之耶風霜初寒落江城侯
歸有日矣敬序其去意而拉諾君子歌詩以送之

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詩序

國家混一區宇而西域之地尤廣其上風悍勁民俗
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惟事佛為謹立休其教焉以
故自河以西直抵土蕃西天竺諸國其軍旅選格
刑賞金穀之司悉隸宣政院屬所以控制邊陲屏翰
畿甸也獨江左右郡縣以釋氏教屬行宣政院而俾
其徒歲課梵典守持戒律以祝頌睿筭萬年此佛氏

之所以盛於中國也至正六年秋朝廷以故太師魯國忠武王之裔孫索羅帖睦爾元素授中奉大夫行宣政院副使仍錫太官齊酒以慰其懷先是元素公以同知將作院事出為廣東道憲使道過東吳因疾就醫遂假館逾年而薦章累上至是乃拜命而行吳之守臣達官咸餞于郊而士子作歌詩以羨之僕於是而有感焉昔公之先王佐大業於初興之日內盡區翼外闢疆土受丹書鐵券之盟四世忠憲王又為至元間賢相一時如許文正公姚文憲公商文定公皆引參庶政以致太平柱乎盛哉嗟夫世道旋移仕習援附有不念其遺烈者矣今元素公又以介潔之

操施于臨事其天資明穎凡省臺典故可為輔弼之
綱維者悉識于心此非他教之可以汨其素志者矣
是行也將博廣其聞見而充拓其材志以為他日廟
堂謀謨之助而成其家世貽謀燕翼之美者也於是
乎書

吳興沈母詩序

至正丁亥秋吳興沈自誠來為予言其母徐氏貞子
之孝也既有傳矣請為詩以美之德潤曰予不天少
失母及壯又失父生也不能致色養歿也不能揚名
以顯親抑何幸聞子之賢母有傳耶雖然嘗聞之禮
曰婦人從人者也沈氏之母可謂知所從矣居室則

請從三年之喪而後歸晉者曾子問親迎孔子曰女
在淪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而服期在室為父母前
拜暨忘三年其以是夫貞子既歸沈氏夫有疾扶而
導焉為愈敬不棄白帟通義曰夫有惡行妻不得去也
無去天之義也而况於疾乎有子既長能教之則學
而列於士內則曰幼子常視母誰自能言能食教之
數與方名至十年就外傳二十冠而學禮雖有嚴父
之母氏之教也徐氏有焉於是傳稱沈母也宜哉乃
為詩曰蒼山嶠嶠雲水漣漪勗子之學以成其母儀
王可矩泰政小像詩序

伊闕雙峙洛水西迥周東鄰之域也昔者尹和靖從

二程先生講授於其間而道學斯溥至文公朱氏後
明義理之精微以及我朝文正許公源丞益浩世受
其福此皆伊洛之淵泉溥博有以澤天下之民也至
正丁亥秋尚書王公可矩來領瀆臺公以儒者學業
措之政事溥民方被其澤而公旋拜甘肅行省參知
政事於是暨休寓館乃自葦葉伊洛山川之勝置小像
於其間俾德潤詳而範之於是嵩高以寧之環繞龍
門積石之映帶咸在左右公洛人也純和雅厚過物
有令私之度下士有色瓜之羨迹其平日講學之功
施之行事豈非聞見之習有所自而然哉嗚呼夫可
有不能盡其形容者諸公詩文又足以表揚之先

曰理無形也聖人假物以明理故立象由象以明理
此圖之所由作歟

送譚清對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國家自中州入職方而河南行省尤為關鍵之地蓋
其背山帶河土腴民秀為中州都會其力足以內藩
京師其勢足以外控諸夏而其歲產之入又足以爲兵
賦之供也是以內附之初中書耶律文正公首以撫
綏汴民為請繼而中書楊公內翰竇公又以建學立
師為務由是汴民漸被文教生業日繁而官於行省
者亦稱易治其故何哉蓋汴之民先疲於金末變延之
後軍旅數起無休息所至我朝承平以來方復故治

士君子之有志於經濟者每於斯留意焉至正七年冬平江路知事譚君清對以河南省檄辟為掾十月既望君行有日矣郡諸曹郎以君之能佐治於吳之民人而歎於繁牘之精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咸持肴執掌饌於西郊之外彷徨不忍別欲繫之維之而難其請德潤解之曰譚君在吳一郡之民既受其福矣今將攝河南而河南三數十州之民又將受其福焉夫陳鄭許汝皆汴之屬邑去京師千五百有餘里較吳為近以譚君之材幹佐願治之賢宰朝夕從容簿書間求民情而安治之吾將見其聲譽日著而掾中書有日矣又奚止福一郡之民哉於是諸曹郎與其

民人樂予之言為是乃相率以慶其行仍俾朱德潤
為文以序其意

送韓伯臯參政之湖廣序

至正丁亥冬仲之廿七日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濟南韓公將之任也潤之士大夫咸執酒送之長江
之津德潤時亦客未方在諸君子往餞之列酒酣韓
公指所服弊衣曰此衣被我躬三十年矣家人常欲
紉而新之予不忍也何則吾新是衣則忘其故矣今
予我故人也幸而會吾又將西行子盍為我紀其行
而圖之德潤曰僕敢不惟公之言是紀公又曰人生
貴賤憂戚固有命焉吾忝官二品崇高非所望也子

觀我行色其有憂患乎德潤曰然公之憂患蓋常處也今獨無患焉何則湖廣地近蠻瘴其俗難制易擾今秋以來官剥其食民飢其生是用猖獗推原其情民之樂生惡死者天下皆然奚獨蠻俗耶因民之情而安緝之或者堅甲利兵不如懷柔之善服也今公以愛民利物之心往治茲土來者懷之逆者威之其不易治乎公曰子言是矣然彼土山川之境生民之屬吾嘗識之矣苟服其魁則得其眾未有不能馴其魁而能服其眾也若夫吏貪民偷吾必有以安輯之耳於是風帆高舉江水蕩漾舟將行矣德潤又執酒而言曰公行矣江山千里雲樹渺渺其西北則壽張

合肥謝玄之所以破符堅者也西南則夏口赤壁周瑜之所以困曹公者也又西望則峴首諸山羊公之所以懷民人也江山千古歲月旋移其不凋草木之榮謝者惟德與名為不朽也故昔人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無當時之樂而有千古之榮焉公之所憂者在是而諸君子或不察於是圖而序之

送鄧汝霖遊京師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是謂重積德朱子謂能嗇則不遠而復矣先有所積復養以嗇則其德加矣此老聃氏之心法也而世人習於其教者無常師焉是以終歲汲汲而不知所之也

貴溪鄧君汝霖壯年從其教且受業於天冠山之昭
真宮道士吳允升其遊也蓋嘗慕仙人王表飛昇之
學若昔賢所謂白日生羽翰者也予客朱方汝霖適
將北游過寓所聽其言若秋風鳴於万壑接膝而坐
猶覺粲粲之逼耳吾於是知汝霖之學有所宗也然
京師千里之外達官大人與夫宗工鉅儒道師釋尊
咸所聚焉特未知汝霖能以其學感遇於諸君子之
門否也而諸君子亦未知能知汝霖之學否乎嗟夫
世道旋移養心寡欲者蓋鮮矣能如老瞞氏之愛氣
閑欲平意靜神則幾於道矣其易所謂不遠之復鄧
汝霖學老氏者也其說本於此而諸君子之能知汝

霖霖者亦必以此而延進之吾見其顯達有日矣因書
以進其行

湘中廉如川談三命序

川之為水達矣湘中廉子以如川自號能以人始生
年月日時推五行生克制化言休咎當代公卿大夫
皆神其術每至處倒屣接膝無虛日常語僕以晚歲
當小康僕不敢必也廉子屢言之僕請以川字為解
曰易凡言利涉者七卦皆濟險之謂也而先言身真
後言利涉者二需大畜也先言利涉而後言利真者
二與中孚也不言利真而言利涉者益也言利涉而
言君子真者同人也言元亨而言利涉者蠱也夫同

人人所同也宜利君子之真矣蓋則懷亂之象也而
言元亨何哉天運循環壞則復治故君子以振民育
德為治已治人之先若盡之上九則是君子不偶於
時而自守者也今康子所與談者多時之達官顯人
其吉凶休咎固在於五行之推而其臨事也抑真而
後濟乎抑濟而後真乎僕不偶者也不利真亦不利
涉康子其有以教之書以為序

送強仲賢之京師序

國家承平垂七十年治教休明百度具張而取士之
科尤廣凡入官者首以宿衛近侍次以吏業循資蓋
近侍多世勲子孫吏業多者蓋舊與自此或以科舉

或以保薦內則省其院部外則路府州縣咸以歲月
計遷九品分班齊布天下可謂盛矣而百家九流之
人亦雜出於其間豈遴選之多而士之所以求進者
亦不專以儒術與言者為官擇人今則因人授官古
者選官侍從今則侍從出官古者鄉貢里選今則歸
官鄉里此漢世取士之雜流弊至此而人不之察故
每有僥倖之心而奔競之習相踵矣吾友強君仲賢
盛年而多行善學而能事是宜與搢紳士子頡頏於
薦為序者也獨惜其處江湖之遠無相與薦起者今強
君挾其所有將趨京師而觀廟堂王公之偉器聽翰
苑名師宿儒之論議而有感發焉則仲賢之學益進

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吾見其入仕之階由是始也
也由是達也幸毋易其初志

送傅文博之京師序

至正六年秋故海道都漕運萬戶傅公之子文博將以世廕趨京師來求贈言於德潤辭不獲乃勉為之言曰古之任子即書所謂賞延於世詩言徂賚孝孫者是也至漢則劉向韋元成唐則韓滉李德裕皆以名卿之後蔭補入官其材識超冠志行卓絕皆見稱於前史後世可取法焉今至田傳氏繇歷世系蟬聯冠組六世祖仕遼為名進士及其孫傳或興三世或登芸閣或建節行部二百餘年聞望益著至萬戶公

歷仕清朝畀登顯要自同知留守拜監察御史愈隱
江東出守饒州晚登漕府卓然清慎明約所至有水
蘄声公暇則課子誦詩讀書家法益嚴整蓋其所訓
者有素也今公之子文博清慎謙約彬彬不墜家声
是真可以紹箕裘矣今將登仕版服官政傅氏之素
所聞見固不待僕言然近世習俗澆漓吏姦民猜非
一言可盡文博苟能盡心於民情吏弊益知閭里姦
邪審察是非誌之於心他日莅官臨政則發於斷由
是擴而充之則傅氏之業益昌大而世澤之滋於是
乎在王太史所謂高門之于三槐之王有所徵矣遂
書以為序

存復齋文集卷之四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京吳項璉彥輝校正

高麗金元直於海真得趙子固墨梅求詩序

聖元德教所被廣袤際海表俱設學校教養故雖狄
湜象寄重譯之人咸知名教可樂文物是貴泰定二
年春三韓人金生來京師挾所為文并贊記宋季趙
子固墨梅一紙求當代名公題詠且稱此帑得於海
東閭閻之家蓋若古碑碣脫於牧豎牛羊之厄然金
生亦自荷蓋物之美以詩聞於時予於是有感焉夫

一元之氣生物於無朕惟人最秀最靈苟非有格於物移於情雖方俗淳薄之不同其見義必趨聞善必從者何也性之本然也何況金生讀書能文雖南東西北萬里之遠子固聲迹不相聞知偶獲此紙便識所尚蓋其覩翰墨而知能事因文物而啓良心可謂知所本矣雖然此猶未也金生能因此以求於人偏而文人亦士敬而老師宿儒貴而王公侯伯必擇善以從之蚤夜以思之信義以得之則金生之所獲為後日之寶者又奚止於斯哉

贈錢剛中序

剛中錢君曩官黃冠經故鄉曾共樽俎話桑梓情甚

親也時剛中以寫竹得名曰酣詩酒意甚閑也酒酣拊掌嗚嗚而歌教馳逐忘意壯也別來四三年而德潤拜朝命走都下出剛中於都門市乃挾冊為人矣大疑張卜肆是亦太室所謂居卑行汙而季主乃自知命者也然張之肆曰賓朋盈必有來問吉凶休咎僕未知君何言之卜也必如楚丘之父卜成季之生間兩社為公室禱季氏亡則魯不昌者乎曰季之昌三家之僭也剛中其弗占我必如史蘇筮伯姬之繇士刳羊亦無益女承筐亦無貺者乎曰惠無親咎及先君剛中其弗占我既不占彼又不占此然則何為而可僕再拜請曰必如漢之所謂嚴君平者為人

子卜教之孝為人臣教之忠則剛中之術垂誦於四方者僕亦有藉焉豈惟僕有藉世之人皆藉焉而思向之情親意閑志壯可以激志厲氣僕敢不承交於座隅

贈醫士顧州原序

天下之疲癯殘疾惛獨縶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故士生斯世達則在官以拯生民不達則明醫而活夫折顏君居吳門敷詩書及壯嗣管業凡吟咀樂味炮灸擣磨刀圭之工夙夜不倦且究自家方論證治歲久鄉稱善醫求請者無暇日顧君蓋貪衣褐趨走閭巷親視羸弱益不以償財為事而人亦不

以韓伯休視顧君也僕於君有感焉時官小吏臨民
之不幸假以威刑要以勢利及其號呼求懼然後出
之於無戾為效貪醫治疾庸何殊而負富其家者有
矣顧君獨勤勞布衣而不以貧為已累其視諸要人
者為何如哉雖然彼要人者豈不知民命之可重蓋
獨無愛民利物之心耳苟有愛民利物之心則怵惕
惻隱已默會於其中其將拯水火之不暇又奚暇要
為哉故無惻隱之心者不可以有位亦不可以為醫

送陳誠甫下第序

自古多英才卓犖之士然後天下之網羅不足以羈
縻之上而負鼎割烹下而飯牛扣角前後相望觀其

當時事業使人千載仰慕有非可以意料之者而况
於科目乎西漢以來曰明經曰賢良曰孝廉孝弟力
田茂才等科然而取士豈復有如前人者乎其事業
可方否今之登高科騁文字有如此者予不得而知
之矣嘉禾陳君誠甫領鄉卒歌鹿鳴而來會試春官
者凡七人皆不合於有司而去得非不可以意料之
否不足以網羅之否汎駕之材跡弛之士其御之也
必有道雖然皆之在官者求於人今也求於官予知
其所以有合者難矣嗟夫世之事豈可以意料哉他
日有登高科顯事業而在夫七人中者予不得而知
之矣陳君勉哉以不訝僕今日之所云

贈張允道序

泰宗四年夏將季予泊丹東昌李開務聞方倚蓬傲
兀噴無訥者俄有長裾曳履丈夫登予舟問所從來
且扣今春登科人姓名與予語竟因問其姓張允道
其字革廬吳先生高弟也明日見諸周家怒又明日
舟次七級而允道舟亦在焉予亦登其舟而允道出
其平日講磨之易問及詩文三四篇予讀之不倦又
頃其舅氏厖眉皓髮怡然送外來併言其親劉氏者
善讀書允道之所從遊也允道家彭城今居順德將
南之省親聽其言論薦實予將納交而勿疑焉乃告
之曰士之處於世東西北南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交

友相慶者又不知其樂何人利名汨其心患難易其志毀譽疑其行富貴積其忌則有漸不克終者矣予方俛焉而思則又有不敢必於他日見良君子以為久敬也予觀張君胸中隱然豪傑之氣則予所言者不在今日也予先曾大父睢陽五老宋名臣之後裔亡之初宋之季年由汴而淮而浙蓋想望中原故墟草木凋謝丘隴蕪沒每一興懷不鮮不感慨於當時也他日與君過彭城汎睢水訪巡遠舊跡笑談今古苟可以成後日之耿耿而不磨者幸毋忘今日之舟中焉書以為序

送新安程伯義之吳江州直學序

聖朝建學校以為教養之地凡郡府州各設文學掾
以為業士者之師各置學公田以為業士者之贍主
其金穀簿書期會之煩又必設直學一人以司其出
納所以尊師儒之嚴而不敢瀆也故居教官職者揔識
其大略而直學事者寔纂其詳也而直學之選則於
士子之文雅純慎者舉達路府而屬分憲官試可始
俾受府檄以充是職秩滿三載則授邑庠論錄而居
師儒之席矣緣是遴選其職為不易得至正元年秋
新安程伯義始以吳學薦而即得分憲試可遂直吳
江州學事故吳之士人喜為之賀也愚嘗聞古者國
有學黨有庠術有序而周人學校設教不領於六官

其事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轄致至於釋奠釋粟之禮又皆在有司行事下及隋唐之際州縣皆立學直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於學今則庠養之義釋奠之禮備在學校故每歲士祿及春秋上丁則直學者趨奉府長以供其事故甚職焉尤差雖然學校風化之原禮樂所關今日廩給出納之勞則後日庠諭教養之漸今日趨踰於遠豆簋簠之末者則異日講教於津官明倫之本也是則居教官者既慎擇斯士而直學事者可不謹敬其職以資教養之方乎伯義居鄉好學長為通材質純而行謹吳江之學誠可謂得人質學舍居州之左西瞰震澤東望

三江而州多節槩之士他日有能以文字顯而繼三高
之風者其孰謂非教養之功耶其孰謂非直學者相
成之助耶伯義之行長洲學諭吳君季實者倡以詩
而未德潤為之序

送楊儀父游京師序

揚君之出游也邵庵虞先生既播其先世之義於詩
序而語其四方風俗之異且為作姓名字說以廣其
志意謂物之文者莫盛於輦也故以為揚君名謂其
用著也故申之以五禮之吉事與夫軍實焉所用旌
旗車服之飾是其文與儀俱著也故字之以儀父曲
禮曰祭宗廟疏趾玉藻曰王后禕衣詩曰翟菲以朝

又曰右手壽星又見其文之足用焉若夫以禮節文
之則在於楊君抑又聞之爾雅曰鷹隼其飛也聲則
其名之義又體夫楊之姓焉先生以是名字之是行
且用之方莫備於此也楊君迺遷上京師求于畫為
贈言引首弗徵于言登既成矣予不能無言以是書
于畫左

送顧定之如京師序

元統中淮東顧君定之以寫竹得名日與僕相從於
翰墨之間未幾定之調龍岩都巡別去至正五年定
之又任毗陵錄判服憂還吳暇日出其近作行筆道
勁風梢雲翰真得蕭協律之法矣僕於是知定之專

之心久矣於是擢公為吏部尚書夫吏部六卿之長也尚書吏部之長也凡內外任官之資得與宰相參可否自七品以下又得專裁而銓次之天官之職可謂重且要矣夫以庶官之賢否列職之當否皆係於生民休戚而內外百司之官有長有貳長曰可貳曰否事不得行矣長曰否貳曰可事亦不得行矣方今治教休明際天所覆莫非王臣而比年中原水澇相仍穀麥不登湖廣地接獠蠻難制易擾供給之餘耕桑俱廢國家經費獨仰於東南而已往年小醜掠海民之饑者偷生而從之蓋以徵輸之過民失其食倉廩羨餘州縣剝之而不留恤大府受之而不加詰凡

此數端皆關於撫字之職欲擇守令之賢固在於朝堂而副貳之選則出於吏部張公是行也以撥煩治劇之材舉激揚清之政入與宰相論事出為國家選材不以計資授官而以量材任職必得長貳俱賢眾務畢舉惠之字之教之養之將見聖朝有得人之慶生民有蒙福之賀矣

送王郎中序

周官太宰六計俱以廉為本而後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其所以選材而任職者志曰直哉惟清為誥教之本是以治定功成而隆盛莫有加焉國朝制自為臺院部百司及方岳土守之職各有階官以

今書院以學道名其以是歟至六年秋餘姚鄭君學
可亦為書院山長職教養之三月諸生德之邑人稱
之之宜為賢師儒矣乎夫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無
適而不可而書院特以是名者豈非以子游之學著
於聖門而吳又為其鄉邑先儒欲使邦人漸其札樂
之教而知夫道之所以發原於天者即人心之秉彝
好德著於行事者也故特揭其名而使夫來教於書
院者有所承也節君在吳凡三週歲設訓導以教大
小學入歲租以養賢聖之士居而學者德之去而邑
人歌之豈非能承於古訓歟傳曰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禮者殊事所以合敬樂者異文所以合愛自周迄

今百世而下聖人之道不泯子游之教不息由禮樂之教在天下愛敬之道在人心故也職師儒者以是為勦而學者不可不求其所承也冬既孟鄭君既端秩諸先生賦詩以餞其歸俾朱德潤為之序引德潤不敏不敢以學官論敬述言公之訓以為贈言云

送張尚書序

至正九年秋詔以海道都漕運萬戶張公德昭擢吏部尚書蓋朝廷公選也公將行笑而吳人有懷徠之思咸作歌詩以為祖道德潤曰公之居漕府一方之民受惠矣公之入朝天下之民將受惠焉云云德潤亦懷思而惜公之去今天子明聖實願復說不發公於

心致志非派俗所可知者惜其去京邑遠無相知薦
起以觀天府竅其藏以資其筆力之壯而久於司邑以
澹其清材一日定之來謂僕曰其將試藝於京師矣
僕於是喜曰吾黨可賀矣定之小心謹畏勤事奉公
凡官於某鄉某鄉民皆樂之今又將趨京師得奉王
公大人接四方學者則其學與仕豈不充且大乎乃
喻之曰夫竹之凌雲聳壑若君子之志氣竹之勁節直
幹若君子之操行竹之虛心有容若君子之謙卑竹
之扶疎瀟灑若君子之清標雅致是皆定之平日意
念之所及也况定之以儒家者流濔濔弄翰其朝夕
思行之義者至於逼真不已今則至於真似竹矣又

復思夫竹之所以似君子者勵之守之施之於日用之間措之於臨民之際則其為助也豈不多哉曰書為序而拉諸君子歌詩以饒之

送鄭學可山長序

州郡有書院自宋太平興國中鹿台真洞始自而後有嵩陽岳麓應天府四書院皆儒先君子講學之所蓋古者黨序遂序之遺意也故五國朝凡郡縣有先儒遺跡所在皆得請立書院且設山長一員掌教養事學道書院蓋吳國言公子游之故祠也子游在孔門嘗以文學稱而武城弦歌之風乃被服孔子之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力使以為禮樂之教

崇其功考其入仕者自宿衛供奉文學文儒優使等
數除以試其材否故顯官達人多魁傑英偉有能經
國家而寄民命者然而朝廷之大四方之廣或有德
不侔而材不迫者何哉蓋以法制雖一而風土不同
人情變異苟非應明通材解克治焉古義王公輔卿
來為都水庸田僉事庶而勤明而毅嘗蚤夜孜孜於
王事自治教風俗田制水利賦稅經筭靡不盡心詳
究非其道雖一毫不取與故臨事灼見众情如龜卜
計數莫敢欺焉蓋古所謂能經國家而寄民命者也
為治既久遠近讐伏庸司綱紀倚公為重公方驗地
利量民力欲蠲其無徵之賦而達諸朝省未報常慨

然有澄清之志至正十年朝廷以江浙行省佐幕之人擢公為郎中長公曰余昔嘗忝執法齊戶部余憲山東湖廣歷採四方風俗民情而究治之蓋法有不能齊德有不能及者矣近俗澆漓抵欺相尚欲脫其事者購冷言以排斥之併為一談以故事多失其情實而文牘所記虛言而已公每臨事必察其情實民無隱焉德潤孤陋無識閑居僻處公每移節下顧談詩書論風俗而德潤道衰病廢學愧無以資公之遠且大者頌公以天時地利之消長為東南民力之少賦則公之厚德下民受賜均矣姑書以為序

送王尚書序

至三十一年冬詔以都水庸田使王公士敬為兵部
尚書十二月倭使來迎治裝將行有司祖道民人頌
德朱德潤執爵而言曰兵部古夏官之職也在成周
時掌九伐之法制軍誥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
方司兵之屬唐以來尤重其選若姓元崇杜正倫皆
典其任五季始以司兵屬樞密焉國朝混一區宇廣
圖廣大於是中書兵部寔掌職方圖籍及四方驛傳
山川險易道里通塞關梁高下而萬邦賦稅海外奉
貢往來使節館穀之供自邦畿至海隅皆置賓館於
州之近甸迨至畿內則設磨舟馳重足交駟而繫上
京師則工告其至吏書其物國資其用民惠其終其

職宣不繁且重我朝廷以是慎擇老成諳練故典惟
蓋王公宜在其選然而比年凶荒所及盜賊所經民
多流亡驛道艱乏雖朝廷每加存恤而恩賜貴冑略
於常使於是悅首執後之民困焉夫中書天下之本
至議論可否惟六部得參覆之王公是行也知天下
民力之艱閱四方圖籍之便明察治體以重者論此
其時輿傳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今邦畿之內來者所集凡告至書物資國惠民有
關治道之重者參之覆之其在王公乎其在王公乎

中書論

驪山詩難於晉嬖獻公謀於宗卿賂其幸臣使太子

申生竟罹不辨之禍由是二公子出奔逐群公子晉
室之衰實基於此初姬以申生賢且長國人所歸故
速之死然申生雖亡奚齊亦滅二公子躡踵而歸重
耳卒以霸國二十年間斯民塗炭晉之社稷不絕如
線而惠懷無親秦嬴失節晉之宗盟於是乎亂當時
使申生後士為梁餘之言如二公子者出幸而天假之
年得返晉國以主社稷不絜宗祧則亦何害於名義
倘使二公子皆如申生不過獲一孝恭之名晉之有
國其能國乎女孽之禍甚矣自古國亂家亡靡不由
茲嗟夫

盜殺韓相使累論

士之未仕也盡孝敬於事親事長而臨下加之以恩
處事斷之以義此君子之道也君既仕也以之事君
臨衆則可以立功揚名流芳百世苟為不然則雖到
股食親亡身徇國無足云矣女之未嫁也盡孝敬於
事親事長而處閨門有禮若既嫁也以之事舅姑事
夫和妯娌則婦德毋儀可為家訓苟為不然則雖殞
身立家無足云矣嘗觀傳載聶政姊一事可謂流俗
鄙人之尚者夫聶政懷嚴仲子奉已之私而殺韓相
俠累其罪大矣故寧殞身以自逃於王法所以皮面
決眼者蓋不自耻其行而不欲暴白於世故寧滅名
以自逃於名義此其志也不然其身之不恤臭賤極

其同氣狀而其婦乃哭之曰是軼深井豈惡政也以
惡在故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誅以滅賢婦之名嗚
呼以匹夫懷私恩而殺一國相其婦猶稱其賢倘加
之以情私犯上者則將何以名之耶由此觀之爵政
之悖禮犯義而成其盜名者其婦也夫其婦也夫故
書曰盜殺韓相俠累

嬉開踦說

朱子夏坐有嬉開長踦於牖下俄頃踦敗蟻嚙而食
之予憐其同類也而相殘焉解而置之則踦已斃夫
踦蜘蛛類也小腹而長踦若小蜘蛛類也斑而足強
差小於踦而其鬪甚力螫甚利所以踦見敗也予傷

跖之黠而惡嬉之不仁也。鑿谷良久有童子來視之
曰長跖蓋俗所謂壁游也。燈壁間善攝人影則預人
精氣予不知其實能否也。然惡其所嗜之不仁而亦
為不仁之嗜矣。書以記之。

潛虛易說

天地之數陽奇陰耦陽不能獨立也必以陰對持故
一必二二必四小數極於四凡一二三四皆數也大
數極於九凡此八九六成數也至五則變為數上而
天地之數備矣至十則復為一二五合而成陰陽之
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天數五一二三五七九陽奇
之數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陰耦之數也。奇與耦相

得一必有二也。二與耦相合。一生水而六成之也。以
五生數合五成數。故五行之則成十大衍之則成五
十也。成必有損。故損一以為用。其用四十有九也。合
奇五耦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此天然之數也。
夫玄潛虛乃以五行生數為原。熒本非基。五行成數
為委。燼未刃豕。又以生成之數十則去一而存九。去
二則存八。泚而三之去七。六五四三二一。至十則不
去。積所去之數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五行以為潛虛
此人為之數也。夫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奇而耦。耦而奇。三才之道。備矣。乾坤闢闢化
育之功也。天地變化生物之序也。一往一來。復始之道。

也一進一退否泰之幾也又若損之懲忿窒欲益之
遷善改過鳴謙則吉鳴豫則凶天時人事之理度以
加焉雖然久於斯道者其惟恒乎至若吉凶禍福消
長存亡之幾以此知來以此藏往亦曰誠而已矣知
微子讀易甚熟衍數甚精誦卦文彖象文言其應如
響言求予作天地山川人物草木之象僕既為之象形
矣不能無書書不盡言寄之象外

異域說

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東其地頗高臨毗陵監郡
岳忽難平陽同知散堂台借乘舟自言在途訪同客
宿衛近侍時有佛剎國使乘朝言其域皆曰沒之

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箇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
五十里國人取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并數十
然後使健犬驟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
薄紙連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
飛鷹若帖裏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
遲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沒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
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并則水銀溜積其
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
又能撚毛為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葉漆成沅綠浣
之不淡其餘攪越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
馬高九尺餘鬣尾垂地七尺即其地所產來使四年

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
監郡竺同知既別去錄書而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
九日也

蕭景茂傳

蕭景茂者漳州龍溪縣隔州里人也性謹厚以信義
著於鄉里至元甲子山寇劫掠漳浦縣諸鄉景茂率鄉人
樹木立柵賊至堅不得入而別鄉民有潛與賊謀者
引之從間道入由是景茂被執賊偃坐使拜景茂曰
汝賊也吾何拜為賊乃生置景茂軍中俾藉以誘民
脅從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耶汝之族黨
何幸而汝累之汝之即民何幸而汝累之賊相顧語

曰吾殺人多矣凡至吾若者皆哀弔以求生未有若
此夫僞強不屈者度其志終不為吾用與其存之
以辱焉若殺之以令眾遂縛景茂於樹剗其肉僕自
謂之景茂合血而罵曰我食已肉雖死不憚汝等逆
賊將碎尸萬段雖狗彘不食汝肉也賊怒絕其舌而
死是年某月賊既平龍溪縣以事聞給塋葬之禮俾
復其家於乎勇拔禮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
君必報之以爵祿又曰有義之謂勇敢夫景茂者編
氓也卒然遇寇至能備禦以護其鄉有此聞之義焉
臨難能死事有敢勇之義焉生雖無爵死宜報焉

存復齋文集卷之五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

元征東儒學提舉睢水朱德潤澤民著

曾孫夏重編

賜進士湖廣按察使東吳項璉彥輝校正

譜傳

朱氏族譜傳序

昔周封曹未於邾子孫去邑以朱為氏歷世既久源
長派別支為百宗不可殫尋其緒惟吾朱氏世系聯
陽宋朝議大夫兵部郎中贈司農少卿德潤九世祖
也初遠祖仁軌在唐咸亨中隱居于亳從祖敬則累
官至正諫大夫兼脩國史至十世祖漢賓事梁太祖

歷海滑宋亳曹五州刺史贈太子少傅謚貞惠五季
艱難徙居睢陽宋景祐中九世祖質積官至右司諫
進兵部郎中致仕偕杜祁公燕申睢陽為五老會宋
人圖之七世祖喬年以國子監直講進郊社令六世
祖椿年入金為國子校勘轉太常丞五世祖源潛隱
弗仕時金泰和中淮蔡擾攘四世祖直閣公子蔡南
奔渡江年甫六歲初抵瓜步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
為竹篙挂墮江津俄而舟過丹陽公亦登焉舟人驚
訝問所以得渡公曰附舟拖來矣衆咸歎異同渡僧
允謙因携以詣吳郡守賈青青故慶曆相西吳魏公之
孫也實與朱氏世契乃俾托居於史元長家及長好

讀書貧無以養時販繒自給寶慶初為江州文學仕
止朝奉郎直祕閣此朱氏渡南之始傳也再傳而曾
祖大有仕止寶錄院脩撰三傳而祖應得仕止太學
正四傳而至考適國朝初授無錫縣學教諭又調長
洲學諭即謂人曰吾家世儒冠自前代以來俱稱清
白今為學職而祿簿不贍豈將取諸人乎遂隱居教
授不出專經之職至遺文小文陰陽卜筮之書靡不
周覽元統中卒於家至德潤凡五傳焉嗚呼禮以大
宗小宗之別著為大令而族屬之三從再從同堂者
則又盡於總麻然則大宗之家雖五世絕族者亦為
之齊衰三月則始祖者雖百世祀可也若夫歲月之

然之土地之遐而仕止之異涂緣述其宗族者有矣
今則以其在譜者緒其傳有銘誌者記其行事述為
小傳自少卿而下凡八人使吾朱氏之子若孫閱譜
而得其傳閱傳而知其行事庶乎歲久之不忘而成
有能聞風而作興者則亦朱氏之有人焉秦定元年
歲甲子正月初七日曾孫朱德潤序

東陽柳貫填諱

高祖諱貫字貫道世本亳人五季徙家遂為睢陽人
少警敏嘗讀書一覽輒不忘明道中登進士第積官
至右司諫進兵部郎中治平中贈司農少卿公博學
有識度常上書言治道謂賢愚不當並處若賢者在

位則小人化為君子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上嘉
納之又言方今四方粗安然非謂太平也何則北有
強鄰西有數虜數擾內地兵疲于外民竭於內而廷
臣晏然自以為太平往年西師大舉州郡虛耗設有
乘弊而起肇善治者不能料其後也况秉樞臣與
戚里同事忠勇之臣不得盡力邊隅此陛下所宜深
慮而明斷也上獎論之擢右司諫慶曆中將大用為
言者忌遂以兵部郎中致仕退居睢陽偕祁國公杜
衍司農卿畢世長禮部侍郎王渙駕部馮平為五老
會宋人形於繪事歐陽公為之賦詩皇祐中卒年八
十九子喬年

八世祖喬年字公壽以蔭補為太廟齋郎少英爽自負數上書言事為國子監直講以母憂結庐睢水村躬耕五年俸劬骨立再起為郊社令卒年五十六子椿年

七世祖椿年字崧之金天德中海陵王南征盡有維蔡之地大定中公以選試經義中格授國子校勘文守三年轉太常寺檢討因議封禪不合乞歸田里十年將有事南郊起復為太常丞上所撰郊祀禮書其略曰人主事天所以崇報本也若幣帛犧牲儀衛音樂過奢則煩民而瀆神所費甚廣矣古者掃地而祭蒲苴果越席陶器糝尊而能格神祈天者以盡誠敬故

也後世禮文滋多而教甚闕蓋非報本之義也世

宗納之尋轉掌國史判院事本年二十三子源

六世祖源字昌本介潔不羈

人事出謂人曰吾所孝者古賢人事何如若輩言

稍出復開戶如初然少嬰疾金承安中卒年三十五

子子榮

五世祖子榮字公顯晚號信庵少機警對人似不能

言金泰和中淮蔡擾攘公年甫六歲從居人南奔至

揚子西津舟人需渡金無有因為竹篙柱墮江津俄

而舟抵丹陽公躍而登焉舟人驚訝問得渡意公徐

曰附拖來矣交皆嗟異同渡僧允謙奇之携詣吳郡

守賈青得寄育于史元長家及長好讀書貧無以為
養時販繒自給寶慶初詣行在所上書言時政授從
政郎江州文學又言方今邊隅之臣常受制於統領
官或不諳軍旅者經畫之際輒成齟齬自今已後朝
官雖帶統領亦須諳練軍事庶幾調度合宜况邊庭
之上民情未決險阻未和而輒易守臣此皆措置失
宜也書再上時相難之不報三年轉左藏提轄進直
祕閣咸淳中因論事件賈似道送大理寺問得祕書
家鉉翁力辨免然猶以婦正人安置淮西至元十三
年江南歸附公歸卒於吳年八十三子大有
曾祖大有字應之性嚴毅雖盛夏冠帶不褫景定中

游藝鄉校赴部用黃甲免試授太學錄士書言方今
川口襄陽淮陽三鎮糧草不繼而兵多疲弱宜遣沿
邊州郡遞送糧草使持重之人深溝高壘收丁壯為
守禦計設有北軍至堅壁不動則遠來之眾前進則
有後顧之慮退保則不能久勢自解矣書上賈似道
以為切已不報既而似道謂曰汝賈門婿也何言事
若此公荅曰某故賈魏公昌朝孫婿也由是似道益
銜之竟誣以事籍其家送大理寺問得秘書家鉉翁
力為之辨遂以婦正人安置淮西至元十三年王師
駐維揚公即着青衫乘白馬徑詣軍前伯顏丞相以
為宋探馬俾引至前公具言似道誤國失信伎害忠

良故某得至此時平章尤公亦在因曰朱某宋名士
逐堅欲爵之公辭以仕官非所願但得正名義歸田
廬足矣南服既定丞相以尤平章至吳城凡宋所籍
朱某家產悉還之由是頗營業為隱居計晚愛內典
與阮登炳何處尹等結華嚴會大德三年冬忽說梵
網曰予其逝矣熏沐危坐中宵合掌脫去年七十七
子應得

相應得字仁仲聰敏有材幹事親至孝定省之暇議
論古今父子自為知己咸淳庚午以上舍生會試授
秘書省檢閱文字再授太學正以父言三鎮事忤
似道安置淮西至元十三年江南歸附後復吳中隱

居儒司以學校廢薦起提調學事改營廟學祀孔子
使齋游歌詩經邑子偉之學既成即復歸隱或勸之
注曰燭之寶巴之聲中年之芻遇未遇彼何心哉又
曰人生一夢水齋而泅火盡而傳天得也大德五年
卒年五十四子瓊

老瓊字廷玉樵樵中隨父祖間關淮楚得復歸吳年
二十五儒司薦為無錫縣學教諭又調長洲學諭歲
餘謂人曰今世仕祿不足養廉將學而取諸人乎抑
自營以資其生乎遂閉門與諸生講授三十年不出
城府專經之暇至百家子史陰陽卜筮之書靡不周
覽聞人有能學如不及窮老益堅至弗退暇舍遂與

世事日薄一室罄然陶器琴書外無長物歲久人持
去心不較性疎坦每游林泉佳處遇樵人牧子即與
忘情談笑終日清貧晏如也三山劉宗師贈語明復
先生晚究易傳作先天後天八卦五屬之圖明動靜
隱顯屈伸之理占歲時豐荒雨暘祥殺悉有徵驗至
順元年歲庚午秋積雨後屋岬崩忽謂德潤曰明年
歲在辛未幹金支火火弗勝水民其災乎然吾大限
二與歲君併吾其弗支矣曰來倣汝高林博季身之
勞以令聞廣譽忌之招也謙之彖曰人道惡盈而好
謙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凡人欲之
者本於奉養之厚也先王制其本以節之微天賦也

然久於其道者其惟恒乎以之脩身其惟復乎汝其
誌之吾家世儒冠先世渡江以來遭家多故不絕如
綫百年丘隴汝其保之汝毋兆在坐甲向庚前望有
水在艮之坤有剝復之象馬順而上之所以觀象七
日來復利有攸往若順而守之其有復興者乎但隴
抱陰防陰險忌然吾擇之審矣宜弗踰此噫造物者
生我我亦與造物游耳彝祭之禮汝其勤之德潤注
拜曰敢不惟大人之言是聽至冬得寒疾明年春正
月卒年五十八

趙承旨跋睢陽五老圖

五老遺象儀刑儼然觀之使人肅然起敬朱氏子孫

而能保之真盛事也吳興趙孟頫書

虞伯生學士跋

歐陽公次韻謝借觀五老詩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
傲丘園綠倒冠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
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諾優游多唱
和新篇何惜畫圖看當時君子其敬愛想慕固已如
此况二百數十年之後併得瞻拜五公遺象於一日
豈勝幸願乎想見其高節盛德參合於治安極盛之
日三代之下不亦鮮乎卷尾諸公所跋皆南渡名卿
賢大夫觀其書而思其人則有感慨係之者矣按跋
語淳熙以前在畢氏紹熙以來在朱氏今幾二百年

仍於朱氏之曾孫德潤見之信乎有德者必有後也
歟秦定乙丑十月一日蜀部虞集書

汶上曹元用為祖常拜于故觀

廣平程鉅夫拜觀

姚燧 烏煦 元明善

致和改元八月晦河東劉致天台周仁榮宛
平曹鑑彝吾鄧巨川同觀于吳福孫樂善齋
水襟久之謹識

天曆己巳清明日濟南韓鏞題于弼教堂

至順三年四月十二日宛丘趙期順拜觀

至元六年後庚辰歲西夏斡玉論徒拜觀

至元七年後卒已歲春二月八日白野素不樂
觀于吳郡朱德潤之集古齋

許段天祐敬題

朱氏故兵部郎中致仕諱貫在五老中其次四會國
時年八十八其孫後以金兵迫遂渡江僑居姑蘇十
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括紳大夫間世澤之滋於是
乎在東陽柳貫題

嘗讀睢陽五老詩喜從遺像見光儀青雲事業煥餘
謝白首衣冠各旆期喬木故家今尚在高山景行有
餘思千秋萬古丹青在珎重仍孫為刻碑晉寧張鑑

後學王守誠拜手

五老衣冠圖盛事丹青未數上
禮法典刑如在八九
十宴賞以來三百年珍重
當官人物論風流在世子
孫博悠悠幾度東門市著德
令人敬儼然俞焯拜題
雖陽五老並虛邪近代衣冠
捨不如千載高山存景
仰憶從茲浦望直廬湘人
李祁書于范氏之義在

嘗思拜觀五老圖象來吳中
乃獲瞻拜於朱公之孫
德潤文房豈不榮幸哉詩云
淵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杜本敬題

右宋睢陽五老小象一卷當
金陵盛治之時人物不
減三代五老高年雅望告老
燕居適同里閑遂為嘉
會圖而歌之以為衣冠盛事
非今三百餘年儼然如

生陵谷變興獨吳中朱公曾孫德潤能寶藏之德
潤嘗以古學選為提學官時出此卷於搢紳間因以
自勵予少省中吳獲拜觀焉於乎文獻遠矣朱氏業
萬子孫其永保之番陽周伯奇敬書

右五老圖譜故京湯誠齋范石湖諸名公題跋
另有集卷不詳誠齋學宋德潤拜手敬書

存復齋文集卷之六